

# 谈艺术的边缘

——康学儒、卓凡对话录

## 【编者按】

拒绝简单的“民族主义”；用“存在先于一切”作为思考艺术的基本点；坦诚面对生命中生存和死亡的追问；强调艺术家不是哲学家、社会学家；高扬“话语权力的民主化”；遵循能量守恒定律——也许我们可以这几点作为导引去解读卓凡的艺术作品，破解卓凡心灵密码。

康学儒（以下简称“康”）：你所说的边缘在你看来，起码的标准是什么？如何来界定这个边缘？

卓凡（以下简称“卓”）：边缘是视中心而存在的，其实，这意味着必然有一个决定它的DNA存在，那就是作品本身会有一个DNA存在。很多人在解读我的作品时比较吃力，因为我自己感觉到的作品形态是含糊的，但是，突然发现它在他人的眼里，它们的边缘又是明确的——虽然它不是用图像，或者说不是用习惯图像的特征来传达想法。在抛开图像，诸如造型、调子、比例、结构这些东西之后，我的作品也有一个特征，即一个DNA存在，也是这一点——形态含糊的东西，恰恰拒绝了简单的“民族主义”，褪去民族主义的虚幻性，用艺术化的自由与进取作为思考的主体。其实，艺术创作简单地在中国传统里面找东西，那只是一种“伪民族主义”，更何况，这种“民族主义”已经被“体制化了”。

康：将艺术符号化，无论其形式还是内容都会趋于肤浅。而你的作品，第一感觉就是作品本身的复杂。一般来说，装置艺术的创作，从主题的设置到最后的作品呈现，是一个从思绪到工序的非常复杂的过程。但是以前的大多数艺术家，最后呈现的却是一个非常精致且单一的作品。之前那种思想的冲突、纠结，以及制作过程中实践的丰富性和多样性都去掉了，看不到了，剩下的只是一个作品空壳！然后，观者再从那个作品，就直接追寻到某种象征意义上去，这是一种缺乏回溯的态度，而这与作品的创作初衷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。

但是，你这个作品本身给别人呈现出的就是复杂的形式，这种复杂恰巧把装置的复杂过程也体现出来了。这种复杂体现了一种形而上学式的回溯精神，我觉得这恰恰是最值得玩味的东西。

卓：这三天，我的创作过程写得文字有点多——特别是海德格尔、苏